

鶴林玉露射

上珍藏

鶴林玉露卷之八

廬陵羅大經景綸著

武林謝天瑞起龍校

紅友

常州宜興縣黃土村東坡南遷北歸嘗與單秀才步田至其地地主攜酒來餉曰此紅友也坡曰此人知有紅友而不知有黃封可謂快活余嘗因是言而推之金貂紫綬誠不如黃帽青蓑朱轂繡鞍誠不如芒鞋藤杖醇醪養牛誠不如白酒黃雞玉戶金鋪誠不

如松窓竹屋無他其天者全也

韓平原客

韓平原嘗為南海尉延一士人作館客甚賢而文既別音問杳不通平原當國常思其人一日忽來上謁蓋已改名登第數年矣一見惟甚館遇極厚嘗夜闌酒罷平原屏左右促膝曰某謬當國秉外間議論如何其人太息曰平章家族危如累卵矣尚復何言平原愕然問故對曰是不難知也椒殿之立非出于平章則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于平章則皇子怨矣

賢人君子自朱熹彭龜年趙汝愚而下斥逐貶死不
可勝數則士大夫怨矣邊釁既開三軍暴骨孤兒寡
婦之哭聲相聞則三軍怨矣並邊之民死於殺掠內
地之民死于科需則四海萬姓皆怨矣叢是衆怨平
章何以當之平原默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辭謝
再三固問乃曰僅有一策主上非必黃屋若急建青
宮開陳三聖家法為揖讓之舉則皇子之怨可變而
為恩而椒殿退居德壽雖怨無能為矣於是輔佐新
君渙然與海內更始曩時諸賢死者贈恤生者召擢

遣使聘虜釋怨請和以安邊境優犒諸軍厚卹死士
除苛解媿盡去軍興無名之賦使百姓有更生之意
然後選擇名儒遜以相位乞身告老為綠野之游則
易危為安轉禍為福或者其庶幾乎平原猶豫不能
決歆留其人處以掌故其人力辭竟去未幾禍作

詠鷗

杜少陵詩云鷗行炯自如形容甚妙如召南大夫節
儉正直而退食委蛇彼都人士行歸于周而從容有
常皆炯自如者也

老瓦盆

杜少陵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
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蓋言以瓦盆盛酒
與傾銀壺而注玉杯者同一醉也尚何分別之有由
是推之蹇驢布韉與金鞍駿馬同一遊也松牀莞席
與繡幃玉枕同一寢也知此則貧富貴賤可以一視
矣昔有僕嫌其妻之陋者主翁聞之召僕至以銀杯
瓦碗各一酌酒飲之問曰酒佳乎對曰佳主翁曰銀
杯者佳乎瓦碗者佳乎對曰皆佳主翁曰杯有精粗

酒無分別汝既知此則無嫌于汝妻之陋矣僕悟遂
安其室少陵詩意正如此而一本延改玉字作瓦字
失之矣

去嬾詞

李太白去婦詞云憶昔初嫁君小姑終倚牀今日妾
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古今以
為絕唱然以余觀之特忿恨決絕之詞耳豈若谷風
去嬾之辭曰母逝我梁母歿我笥雖遭放棄而猶反
顧其家戀戀不忍乎乃知國風優柔忠厚信非後世

詩人所能彷彿也古今賦昭君詞多矣唯白樂天云
漢使却迴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
色莫道不如宮裏時前輩以為高出衆作之上亦謂
其有戀戀不忘君之意也歐陽公明妃詞自以為勝
太白而實不及樂天至於荆公云漢恩自淺胡自深
人生樂在相知心則背理傷道甚矣杜子美儒烈忍
餓垂翅青冥殘杯冷炙酸辛萬狀不得已而去秦然
其詩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戀君之意藹然溢
於言外其為千載詩人之冠冕良有以也魏鶴山云

處人倫之變當以三百五篇為正考槃小宛之為臣
小弁凱風之為子燕燕谷風之為嬖終風之為母栢
舟之為宗臣何人斯之為友皆不遇者也而責已重
以周待人輕以約優柔諄切怨而不怒憂而不敢疏
也東坡在黃在惠在僭不患不偉患其傷于太豪便
欠畏威敬怒之意如茲遊最奇絕所欠唯一宛之類
詞氣不甚平又如韓文公廟碑詩云作書詆佛譏君
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方作諫書時亦異諫行而跡隱
豈是故為詆訐要為南海之行蓋後世詞人多有此

意如去國一身高名千古之類十有八九若此不知
君臣義重家國憂深聖賢去魯去齊不若是恣者非
以一去為難也此論精矣

楊太真

武惠妃薨明皇悼念不置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
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帝見而悅之乃令妃自
以其意乞為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娶韋昭訓女潛
納太真宮中寵遇如惠妃冊為貴妃與衛宣公納伋
之妻無以異白樂天長恨歌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

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
為尊者諱也近時楊誠齋題武惠妃傳云桂折秋風
露折蘭干花無朵可天顏壽王不忍金宮冷獨獻君
王一玉環詞雖工意亦未婉唯李隱商云龍池賜酒
敞雲屏羯鼓聲高衆樂停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沉
醉壽王醒其辭微而顯得風人之體

遷謫量移

士大夫危言峻節遷謫淒涼晚歲收用衰落憇創利
方為圓者多矣呂子約謫廬陵量移高安揚誠齋送

行詩云不愁不上青霄去上了青霄莫愛身蓋祖杜
少陵送嚴鄭公云公若居台輔臨危莫愛身然以之
送遷謫向用之士則意味尤深長也

隱士出山

晁以道與陳叔易俱隱嵩山叔易被召出山以道作
詩云處士何人為作牙盞攜猿鶴到京華故山巖壑
應惆悵六六峯前只一家籍溪胡原仲除正字朱文
公寄詩云先生去上芒香閣閣老新裁豸角冠留取
幽人卧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二詩相似然以道後

亦出山時人反以此詩嘲之文公卷舒以道難進易
退高節全名師表百世乃知終南少室之流與有道
之士正不可同年語也

批荅援引

東坡批荅呂大防辭免恩命云卿有夷狄盜賊之虞
倉廩禮樂之嘆陰陽風雨之憂此三者誠當今之大
計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夫既以責其君而不以
身任之非仁人也蓋援其所自言者以勉之近時真
西山批荅叅政樓鑰乞致仕不允云夫七十致仕雖

著于經二三大臣難拘此制卿昔代言嘗以是却臣
鄰之請矣豈今日遂忘斯誼乎此又切矣

存問逐荅

李泰發忤秦檜貶海上雷州守王彥恭存問周覬甚
至檜聞之貶彥恭辰陽陸升之泰發姪婿也告訐泰
發家事得刪定官檜死彥恭復官升之貶雷州胡澹
菴謫嶺南士大夫多凌蔑之否則畏避之方滋字務
德本亦檜黨待之獨有加禮澹庵深德之檜死其黨
皆逐務德入京謀一差遣不可得栖栖旅館澹庵偶

與王梅溪語及其事梅溪曰此君子也率館中諸公訪之且揄揚其美務德由此遂晉用由此觀之君子贏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

物畏其天

潁濱釋莊子曰魚不畏網罟而畏鷓鴣畏其天也物之畏其天誠有可恠者余里中一村童嘗見大蛙十數聚于汙池叢棘之下歆前捕之熟視乃一巨蛇蟠棘下以次啖群蛙群蛙凝立待啖不敢動又村叟見蜈蚣逐一蛇行甚急蜈蚣漸近蛇不復動張口以待

蜈蚣竟入其腹逾時而出蛇已斃矣村叟棄蛇于深山中踰旬往視之小蜈蚣無數食其腐肉蓋蜈蚣產卵於蛇腹中也余又嘗見一蜘蛛逐蜈蚣甚急蜈蚣逃入籬槍竹中蜘蛛不復入但以足跨竹上搖腹數回而去伺蜈蚣久不出剖竹視之蜈蚣已節節爛斷如蠟醬矣蓋蜘蛛搖腹之時乃灑溺以殺之也物之畏其天有如此者夫蛇之恠啖群蛙自以為莫已敵矣而不知蜈蚣之能涉其腹也蜈蚣之斃蛇育子自以為莫吾禦矣而不知蜘蛛之能醢其軀也世之人

昂昂然以凶毒自多者可以觀矣且蛙之不能殺蛇
也蜈蚣小于蛇矣而能制蛇蜘蛛小于蜈蚣矣而
能制蜈蚣物豈專以小大為強弱哉

詩用助語

詩用助語字貴帖妥如杜少陵云古人稱逝矣吾道
卜終焉又云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據心山谷云且然
聊爾耳得也自知之韓子蒼云曲檻以南青嶂合高
堂其上白雲深皆渾然帖妥吾郡前輩王才臣云並
舍者誰清可喜各家之竹翠相交魯初度云不可以

風霜後葉何傷于月雨餘雲亦佳

野服

朱文公晚年以野服見客榜客位云滎陽呂公嘗言
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閒居野服為禮而嘆外
郡之不能然其旨深矣某已叨誤恩許致其事本未
敢遽以老夫自居而比緣久病艱於動作遂不免遵
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上衣下裳大帶方履
比之涼衫自不為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為禮
解帶足以燕居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

京都舊俗如此之美也余嘗於趙季仁處見其服上衣下裳衣用黃白青皆可直領兩帶結之緣以皂如道服長與膝齊裳必用黃中及兩旁皆四幅不相屬頭帶皆用一色取黃裳之義也別以白絹為大帶兩旁以青或皂緣之見儕輩則繫帶見卑者則否謂之野服又謂之便服

而已失官

寶慶初元洪舜俞為考功郎應詔言事詞旨剴切真西山謂陳正甫曰讀洪考功封事其殊有愧色其封

事中論臺諫失職云月課將臨筆不敢下稱量議論之異同揣摩情分之厚薄可否未決吞吐不能其相率勇往而不顧者恭請聖駕款謁景靈宮而已臺臣摘以為言謂祇見宗廟此重事也而洪某乃言款謁景靈宮而已詞語嫚易有輕宗廟之意遂遭罷黜仍鐫三官舜俞有詩云不得之乎成一事却因而已失三官

丞首詩

疾人之讐釋記禮者謂可盡五世矧有天下者乎齊

襄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我國家之於金虜蓋百世
不共戴天之讎也開禧之舉韓侂胄無謀浪戰固可
罪矣然乃至函其首以乞和何也當時大學諸生之
詩曰晁錯既誅終叛漢於期已入竟亡燕此但以利
害言耳蓋未嘗以名義言也譬如人家子孫其祖父
為人所殺其田宅為人所吞有一狂僕佐之復讐謀
踈計淺迄不能遂乃歸罪此僕送之讎人使之甘心
焉可乎哉

前褒後貶

韓昌黎上大尹李實書云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
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
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閣下者今年以來不兩者
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艸而盜賊不敢起穀價
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
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賊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跡
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其
後作順宗實錄乃云實諂事李齊道驟遷至京地尹
恃寵強愎不顧邦法是時大旱畿甸乏食實一不以

介意方務聚斂征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陵轢公卿勇於殺害人不聊生及謫通州長史市里謹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與前書一何反也豈書乃過情之譽而史乃紀實之詞耶然退之古君子單辭片語必欲傳信寧肯妄發而譽之過情乃至于此是不可曉也近時汪彥章投李伯紀啓云孤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凜氣橫秋揮萬騎笑談之頃又云士訟公寃咸舉幅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其贊美至矣及居

翰苑草伯紀謫詞乃云朋姦罔上有虞必去於驩堯欺世盜名孔子先誅於正郊又云專殺尚威傷列聖好生之德信讒喜佞為一時群小之宗與前啓又何友也伯紀真君子而醜詆至此嘻其甚矣當時亦有以此問彥章者彥章云我前啓自直一翰林學士而彼不我用安得不醜詆之是可笑也退之之於李實豈亦若是耶然李實真小人與伯紀不同退之失于前之過譽彥章失于後之過毀譽可過也毀不可過也

春風花草

杜少陵絕句云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
子沙暖睡鴛鴦或謂此與兒童之屬對何異余曰不
然上二句見兩間莫非生意下二句見萬物莫不造
性於此而涵泳之體認之豈不足以感發吾心之真
樂乎大抵古人好詩在人如何看在人把做甚麼用
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
直與水相通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等
句只把做景物看亦可把做道理看其中亦儘有可

玩索處大抵看詩要胸次玲瓏活絡

旌忠莊

韓世忠嘗議買新淦縣官田高宗聞之御劄特以賜
世忠其詞云卿遇敵必克克且無擾聞卿買新淦田
為子孫計今舉以賜卿聊旌卿之忠故其莊號旌忠
蓋當時諸將各以姓為軍號如張家軍岳家軍之類
朝廷頗疑其跋扈聞其買田蓋以為喜故特賜之世
忠之買田亦未必非蕭何之意也克且無擾四字可
謂要言如王全斌輩非不克柰擾何信能行此四字

雖古名將何以加諸

三將

漢惟一趙充國唐惟一王忠嗣本朝惟一曹彬有三
代將帥氣象唐人詩云澤國山河入戰圖生民何計
樂樵蘇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讀之可
為酸鼻

彤庭分帛

杜少陵詩云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
聚歛貢城關聖人筐篚恩實歆邦國活臣如忽至理

君豈棄此物即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之意也士大夫
誦此亦可以悚然懼惻然思矣余嘗見州郡逐新者
設飾甚費因成詩云赤子須摩撫紅塵幾送迎幕張
雲匝車列鑑鮮明豈是朘民血空教適宦情忍聞
分竹者竭澤自求盈

血山

兗王假山成請宮僚觀之妣坦然視曰此血山耳開
寶塔成田錫上疏曰衆以為金碧熒煌臣以為塗膏
爨血

吾心如秤

諸葛孔明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至哉言乎
信能此則吾心即造化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
已不勞而萬物服矣乃知孔明長嘯草廬時其所講
不在伊呂下杜少陵云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
失蕭曹可謂識孔明心事矣或謂既比之以伊呂矣
又比之以蕭曹何也余曰不然下句蓋惜其指揮未
定而死耳使其指揮若定則雖蕭曹且不能當况司
馬仲達乎指揮蓋措置經畫也如兵民雜耕留屯久

駐之類失猶無也故末句有志決身殲之嘆

韓范用兵

郭仲晦云用兵以持重為貴蓋知彼知己先為不可
勝以待敵之可勝此百戰百勝之術也昔韓范二公
在五路韓公力於戰范公則不然曰吾惟知練兵選
將積穀豐財而已余觀東軒筆錄載韓公欲五路進
兵以襲平夏范公不可韓公遣尹師魯至慶州約進
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謹守以觀其變
豈可輕兵深入師魯嘆曰公於此乃不及韓公也韓

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負于度外公何區區過
惧如此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乃可置于度外
乎師魯不能強而退韓公遂舉兵次好水川元昊設
伏我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韓公遽還至半塗亡者
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號于馬首持故衣紙錢招魂而
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
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哀慟之聲震天地韓公掩泣
駐馬不能進范公聞之嘆曰當是時難置勝負於度
外也國朝人物當以范文正為第一富韓皆不及富

仲約其見亦不逮范公余嘗有詩云奮髯要斬高郵
守攘臂甘驅好水軍到得繞牀停轡日始知心服范
希文

天佑忠賢

劉元城貶梅州章惇輩必欲殺之郡有土豪兇人也
以貲得官往來京師見章惇自言能殺元城惇大喜
即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驅車速還及境郡守遣人
告元城元城略處置後事與客談笑飲酒以待之至
夜半忽聞鐘聲問之則其人忽嘔血死矣秦檜晚年

嘗一夕秉燭獨入小閣治文書至夜半蓋欲盡殺張德遠胡邦衡諸君子凡十一人區處既定俟明早奏行之四更忽得疾數日而卒檜父嘗為靜江府古縣令守帥胡舜陟欲為檜父立祠于縣以為逢迎計縣令高登剛正士也堅不奉命舜陟大怒文致其罪送獄鍛鍊備極慘毒登幾不能堪未數日舜陟忽殂登乃獲免近時大理評事胡夢昱以直言貶象郡過桂林帥錢宏祖欲害之未及有所施行亦暴亡嗚呼謂天不佑忠賢可乎

齊人婦女樂

朱文公云齊人婦女樂說者謂受女樂必怠於政事故孔子遂行然以史記觀之又似夫子懼其讒毀而去如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已魯仲連論帝秦之害亦曰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處梁之官梁君安得晏然而已乎想當時列國多此等事故夫子不得不星夜急走余謂齊人但欲蠱魯君之心君心既蠱則所謂怠於政事聽讒嫉賢之事自然色色有之楊誠齋云人主之治天下必先正其治之之主

人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人主之主而小人敵國之
欲傾人之國也必先敗其人主之主而已齊人懲于
夾谷而謀魯也不以齊謀魯也以魯謀魯也魯以女
樂罷朝而孔子行則先敗其用孔子之主也孰謂用
孔子之主非魯君之心乎

張魏公討苗劉

苗傳劉正彥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謀舉勤王之師苗
劉偽詔至大赦厚犒諸軍公潛于府庫中尋舊詔書
令人馳往十數里外易其詔既至令僚屬宣詔但為

樞論之詞略張于譙樓旋即歛之大犒諸軍群情賴
以不搖時張俊亦在秀州公深結之會韓世忠舟師
亦至公與世忠對哭因饗世忠將士呼諸將校至前
抗聲問曰今日之事孰逆孰順皆對曰賊逆我順又
曰若浚此舉違天悖人可取浚頭歸苗傳不然一有
退縮悉以軍法從事衆皆感憤遂勒兵行次臨平逆
黨屯拒不得前在忠等搏戰大破之傳正彥遁入閩
追獲斬首拜公知樞密院事時年纔三十二

贈頭陀詩

楊誠齋贈抄經頭陀詩云刺血抄經柰若何十年依舊一頭陀袈裟未着言多事着了袈裟事更多今世儒生竭平生之精力以應舉覓官宰而得之便指為富貴安逸之媒非特於學問切已事不知盡心而書冊亦幾絕交如韓昌黎所謂墻角君看短檠棄陳后山所謂一登吏部選筆硯隨掃除者多矣是未知着了袈裟事更多也余同年李南金登第後畫師以冠裳寫其真南金題詩云落魄江湖十二年布衫濶袖裹風煙如今各樣新粧束典却清狂賣却顛雖一時

戲語然知紳裳之束縛非韋布比而加意檢束亦自有味

趙昌父云古人以學為詩今人以詩為學夫以詩為學

以學為詩

鶴林玉露卷之九

廬陵羅大經 景綸著

武林謝天瑞 起龍校

以學為詩

趙昌父云古人以學為詩今人以詩為學夫以詩為學自唐以來則然如嘔出心肝搯擢胃腎此生精力盡於詩者是誠弊精神於無用矣乃若古人亦何嘗以學為詩哉今觀國風間出於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口未必皆學也而其言優柔諄內忠厚雅正後之

經生學士雖窮經畢世未必能措一辭正使以後
之學為詩其胸中之不醇不正必有不能掩者矣雖
貪者賦廉詩仕者賦隱逸詩亦豈能逃識者之眼哉
如白樂天之詩曠達閒適意輕軒冕孰不信之然朱
文公獨謂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及
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地沁出可謂能窺見其微矣
嗟夫樂天之言且不可盡信况餘人乎楊誠齋云古
人之詩天也後世之詩人馬而已此論得之

活處觀理

古人觀理每於活處看故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夫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又曰山梁雌雉時哉
時哉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又曰源泉混混不
舍晝夜明道不除牕前草欲觀其意思與自家一般
又養小魚欲觀其自得意皆是於活處看故曰觀我
生觀其生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學者能如是觀理
胸襟不患不開濶氣象不患不和平

祝壽

陸象山在剡門上元不設醮但合士民於公廳前聽

講洪範皇極歛時五福一段謂此即為民祈福也今世聖節令僧陞法座祝聖壽而郡守以下環坐而聽之殊無義理程大昌鄭丙在建寧並不許僧陞堂說法朱文公在臨漳且令隨例祝香不許人問話余謂若祖象山之法但請教官陞郡庠講席講詩天保一篇以見歸美報上之意亦自馴雅

至人

莊子謂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如周公遭變而赤鳥几几孔子厄陳而弦歌自如皆至人也不濡不熱其言心耳非言其血肉之身也

桃錦柳絮

杜陵詩云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初讀只似重子屬對之語及細思之乃送杜侍御入朝蓋綿錦皆有用之物而桃花柳絮乃以區區之顏色而勝之亦猶小人以巧言令色而勝君子也侍御分別邪正之官故以此告之觀不分生憎之語其剛正嫉邪可見矣

村莊雞犬

韓平原作南園於吳山之上其中有所謂村莊者竹籬茅舍宛然田家氣象平原嘗游其間甚喜曰擬得絕似但欠鷄鳴犬吠耳既出莊游他所忽聞莊中雞犬聲令人視之乃府尹所為也平原大笑益親愛之太學諸生有詩曰堪笑明庭鴛鴦甘作村莊犬雞一日冰山失勢湯燖鑊煮刀割

謝昭雪表

岳武穆家謝昭雪表云青編塵乙夜之觀白簡悟壬人之譖甚工

末世風俗

王荆公論末世風俗云賢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無道賤者不得行禮貴者得行無禮其論精矣嗟夫荆公生於本朝極盛之時猶有此嘆况愈降愈下乎

五百弓

荆公詩云卧占寬閑五百弓蓋佛家以四肘為弓肘一尺八寸四肘蓋七尺二寸其說出譚梵

白羊先生

紹熙甲寅孝宗升遐光宗疾不能喪中外人情洶洶

襄陽兵官陳應祥端正人也欲乘此為變結約已定其間一卒買卜于市所謂白羊先生者卜者詰之曰此卜將何用觀所占是要殺爺殺娘底事大不好莫做却吉其人色動時都統馮湛帳前適有一人在傍知見遂潛跡至一茶肆與之語給以已得罪於湛倘有所謀願預一人之數卒始不肯言再三問之乃以實告但深以卜不吉為疑其人曰若疑其不吉當與汝同首可轉禍為福卒然之然恐無驗乃引其人詣陳曰此人都統帳前人也近偶得罪可為內應陳始

不信再三言之乃與以白巾一告以期約其人與卒急詣湛告變時張定叟作帥湛攜首狀告定叟時定叟方卧起與湛密議定復就寢徐具酒肴與客飲遣數人請陳及其他一二兵官同來而以首狀及白巾詰之陳辭屈乃集衆於教場射殺之二人及白羊先生皆補官

東坡文

莊子之文以無為有戰國策之文以曲為直東坡平生熟此二書故其為文橫說豎說惟意所到俊辯痛

快無復滯礙其論刑賞也曰當堯之時臯陶為士將
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臯陶執
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其論武王也曰使當時有
良史如董狐者則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
以殺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為法受惡周公作無逸
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
吉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其以是哉其論范增也曰
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
增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

所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自此始矣其論戰國任
俠也曰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
豨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豈懲秦之禍以為
爵祿不能盡縻天下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
也耶凡此類皆以無為有者也其論厲法禁也曰商
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之術也
其論唐太宗征遼也曰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歲
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
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其

論從衆也曰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朱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又安庾亮之召蘓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成危辱凡此類皆以曲作直者也葉水心云蘓文駕虛行危縱橫倏忽數百千言讀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來古今議論之傑也

叔世官吏

葉水心云唐時道州西原蠻掠居民而諸使調登符

牒乃至二百函故元結詩以為賊之不如杜少陵遂有繫繫元道州前賢畏後生之語蓋一經兵亂不肖之人妄相促迫草芥其民賊猶未足以為病而官吏相與亡其國矣至哉言乎古今國家之亡地之者夷狄盜賊而成之者不肖之官吏也且非特兵亂之後暴驅虐取吾民而已方其變之始也不務為弭變之道乃以幸變之心施激變之術張皇其事誇大其功借生靈之性命為富貴之梯媒甚者假夷狄盜賊以邀脅其君展轉滋蔓日甚一日而國隨之矣

宰輔久任

唐太宗相房玄齡二十三年用魏徵及相十八年此外惟李林甫元載最久國朝魏野贈王文正詩云太平宰相年年出君在中書十二秋蓋以為最久矣至蔡京秦檜皆及十八九年近時史衛王獨專國秉至二十六年此古今所無至晚年得末疾猶專國秉數年尤古今所無故洪舜俞詩云陰陽眠燮理

東坡書畫

東坡謫僊耳道經南安於一寺壁間作叢竹醜石甚

奇韓平原當國劄丁本軍取之守臣親監臨以紙糊壁全堵脫而龕之以獻平原大喜置之閱古堂中平原敗籍其家壁入祕書省著作庭辛卯之火焚右文殿道山堂而著作庭幸無恙壁至今猶存坡之北歸經過韶州月華寺值其改建法堂僧丐坡題梁坡忻然援筆右梁題歲月左梁題云天子萬年永作神主歛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宮同為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右梁題字一夕為盜所竊左梁字尚存余嘗見之墨色如新坡歸至常州報恩寺僧堂新成以

板為壁坡暇日題寫幾遍後黨禍作凡坡之遺墨所
在搜毀寺僧以厚紙糊壁塗之以漆字賴以全至紹
興中詔求蘇黃墨跡時僧死久矣一老頭陀知之以
告郡守除去漆紙字畫宛然臨本以進高宗大喜老
頭陀得祠曹牒為僧

饒字

劉禹錫作九日詩歌用饒字以其不經見迄不敢用
故宋子京詩云劉一郎不敢題饒字虛負詩中一世豪
然白樂天詩云移心坐修竹叢饒酒前羅列則固已用

之矣劉白倡和之時不知曾談及此否

博浪沙

張子房歆為韓報讐乃捐金募死士於博浪沙中以
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其副車始皇大怒索三日不獲
未逾年始皇竟死自此陳勝吳廣田儋項梁之徒始
相尋而起是禡祖龍之魄倡群雄之心皆子房一擊
之力也其關繫豈小哉余嘗有詩云不惜黃金募鐵
椎祖龍身在魄先飛齊田楚項紛紛起輸與先生第
一機

詩人胸次

李太白云剡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杜子美云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二公所以為詩人冠冕者胸襟濶大故也此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

牒

左氏傳王子朝之亂晉命諸侯輸周粟宋樂大心不可晉士伯折之乃受牒而歸今世臺府移文屬郡曰牒蓋春秋時霸主於列國已用之矣

姦錢

今江湖間俗語謂錢之薄惡者曰慳錢按賈誼疏云今法錢不立農民釋其耒耜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俗說以姦為慳耳

有若劫寨

左氏傳吳師在魯微虎欲宵攻王舍擇卒三百有若與焉葉水心曰有若尚劫寨何況他人余謂吳師歷魯魯亡無日有若視父母之邦阽危如此義氣所激願與宵攻之列使誠因是而死得死所矣豈不賢於子路之死乎水心以為劫寨過矣

无字

周易無皆作无王述曰天屈西北為无盖東南為春夏陽之伸也故萬物敷榮西北為秋冬陽之屈也故萬物老死老死則無矣此字說之有意味者也

朱文公帖

廬陵士友藏朱文公一小簡真跡去便中承書知比日侍奉安佳吾子讀書比復如何只是專一勤苦無不成就第一更切檢束操守不可放逸親近師友莫與不勝已者往來薰染習熟壞了人也景陽想已赴

省季章當只在家凡百必能盡心苦口切須承稟不可有違謬云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此言雖淺然實切至之論千萬勉之大學說漫納試讀之不曉處可問季章也未即相見千萬為門戶自愛此簡盖與其親戚卑行也大全集所不載後生晚輩能寫一通置之坐側朝夕觀省何患不做好人景陽姓許名子春季章姓劉名黼皆廬陵醇儒從文公學季章後為特奏第一人

畢再遇

開禧用兵諸將皆敗唯畢再遇數有功敵常以水櫃
敗我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擺
立成行昧爽鳴鼓敵人驚視亟放水櫃旋知其非真
也甚沮乃出師攻之敵大敗又嘗引敵與戰且前且
却至于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復
前搏戰佯為敗走敵乘勝追逐其馬已饑聞豆香皆
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敵人馬死者不勝計又
嘗與敵對壘度敵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
去慮來相追乃留旗幟于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
於鼓上擊鼓有聲敵不覺其為空營復相持竟日及
覺欲追則已遠矣近時沅州蠻叛荆湖制司遣兵討
之蠻以竹為箭傳以毒藥略着人肉血滯縷無不立
死官軍畏之莫敢前乃祖再遇之智裝束藁人羅列
焜耀蠻見之以為官軍萬矢俱發伺其矢盡乃出兵
攻之直擣其穴一戰而平

詩犯古人

近時趙紫芝詩云一瓶茶外無祇待同上西樓看晚
山世以為佳然杜少陵云莫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

來看藥欄即此意也杜子野詩云尋常一樣窻前月
纔有梅花便不同世亦以為佳然唐人詩云世間何
處無風月纔到僧房分外清亦此意也歆道古人所
未道信矣其難矣紫芝又有詩云野水多於地春山
半是雲世尤以為佳然余讀文苑英華所載唐詩兩
句皆有之但不作一處耳唐僧詩云河分岡勢斷春
入燒痕青有僧嘲其蹈襲云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
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偷古句古人詩句犯師兄此
雖戲言理實如此作詩者豈故歆竊古人之語以為

已語哉景意所觸自有偶然而同者蓋自開闢以至
於今只是如此風花雪月只是如此人情物態

徐孺子

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可謂離世絕俗
矣然不念舊惡未嘗流于刻薄也柳下惠視袒裼裸
裋焉能浼我可謂和光同塵矣然不以三公易其介
未嘗流于苟賤也此其所以為百世師與東漢徐孺
子矯矯特立諸公薦辟皆不就然及薦辟者死多雞
清酒萬里赴弔於清高不混俗之中有忠厚不忘息

之意其為東漢人物之冠冕不亦宜乎

玄真子圖

山谷題玄真子圖詞所謂人間底是無波處一日風
波十二時者固已妙矣張仲宗詞云釣笠披雲青嶂
曉櫺頭細雨春江渺白鳥飛來風滿棹收綸了漁翁
拍手樵青笑明月太虛同一照浮家泛宅忘昏曉醉
眼冷看朝市鬧烟波老誰能惹得閒煩惱語意尤飄
逸仲宗年逾四十即掛冠後因作詞送胡澹庵貶新
州忤秦檜亦得罪其標致如此宜其能道玄真子心

事

責將帥

自古夷狄盜賊之禍所以蔓延滋長日深一日其終
或至于亡國者皆將帥之自玩寇以自安養寇以自
固譽寇以自重也故杜少陵詩其於王室播遷之禍
每每深責將帥如云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
勞聖主何以報皇天又曰登壇名絕假報主爾何遲
又云天地日流血朝廷誰請纓又云獨使至尊憂杜
稷諸公何以荅昇平皆是意也然將帥之不用命實

由于朝廷駕御操縱之無法古人云譬如養鷹飽則
颺去我太祖之御諸將有守邊一二十年而不遷官
者蓋謂扞禦免侵軼特僅不失職耳非有戰勝攻取
官固不可妄遷也至於曹彬之平江南功亦不細矣
然使相之除終至吝惜止於賜錢百萬而已夫太祖
豈食言之君而曹彬亦豈飽則颺去之人哉英君誼
辟遠慮微權衆人固不識也近世以來將帥守邊僅
免侵軼及至歲終則論功行賞屢歲不一遷不知使
其能掃清閩河哭單于於陰山又將何以賞之少陵

詩云今日翔麟馬先宜駕鼓車無勞問河北諸將覺
榮華言雖翔麟之馬亦必先使之駕鼓車由賤而後
可以致貴今諸將驟登貴顯如馬之未駕鼓車而遽
駕玉輅安於榮華志得意滿無復驅攘之志河北叛
亂決難討除無勞問也又云雜虜橫戈數功臣甲第
高亦此意

夜績

漢食貨志云冬民既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
四十五日注謂每日又得半宿為四十五日也然則

農之宵爾索綯儒之短檠夜誦豈可少哉胡澹菴書
遺從子維寧曰古之君子學歆其日益善歆其日加
德歆其日起身歆其日省體歆其日強行歆其日見
心歆其日休道歆其日章以為未也又曰日知其所
亡見其所不見一日不使其躬怠焉其愛日如是足
矣猶以為未也必時習焉無一時不習也必時敏焉
無一時不敏也必時術焉必時中焉無一時不中也
其競時如是而已矣猶以為未也則曰夜者日之
餘也吾必繼晷焉燈必親薪必燃膏必焚燭必秉蠟

必濡螢必照月必帶雪必映光必隙明必借暗則記
嗚呼如此極矣然而君子又曰終夜不寢必如孔子
雞鳴而起必如大舜坐以待旦必如周公然則何時
而已耶范甯曰君子之為學也沒身而已矣

、 世事翻覆

衛青少服役平陽公主家後為大將軍貴顯震天下
公主仇離擇配左右以為無如大將軍公主曰此我
家馬前奴也不可已而遍擇群臣貴顯無踰大將軍
者迄歸大將軍丁晉公起甲第鉅麗無比軍卒楊杲

宗躬負土之役勞苦萬狀後果宗以外戚起家晉公
得罪貶海上朝廷以其第賜果宗居之三十年世事
翻覆如此古詩云君不見河陽花今如泥土昔如霞
又不見武昌柳春作青絲秋作帚人生馬耳射東風
柳色桃花豈長久秦時東陵千戶侯華蟲被體腰蒼
繆漢初市邑刀筆吏折腰如磬頭搶地蕭相廟初謁
邵平中庭百拜百不應邵平後來謁蕭相故侯一拜
一惆悵萬事反覆何所無二子豈是大丈夫窮通流
坎皆偶爾搏扶未必賢搶榆華胥本是一天地醉鄉

何曾有生死儂欲與君歸去來千愁萬恨付一杯

二蘇

朱文公云二蘇以精深敏妙之文煽傾危變幻之習
又云早習蘓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余謂此文
公二十八字彈文也自程蘇相攻其徒各右其師孝
宗最重大蘇之文御製序贊太學翕然誦讀所謂人
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蓋紀實也文公每與其
徒言蘇氏之學壞人心術學校尤宜禁絕編楚辭後
語坡公皆不取惟收胡麻賦以其文類橘頌編名臣

言行錄於坡公議論所取甚少

大筭數

有術者謂黃直卿云善筭星數知人禍福直卿曰吾亦有個大筭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個數亘古今不差豈不優于子之筭數乎

論菜

真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

或問朱子曰須知此言與朱子言同
迪吉從逆凶為招換強受蓋是此以情後日

一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不知此味若自一禽以上至于公卿皆得咬菜根之人則當必知其臍分之所在矣百姓何愁無飯喫

鶴林玉露卷之九

鶴林玉露卷之十

養兵

韓魏公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
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于
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為
兵良民雖稅歛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父子
兄弟夫婦免生離死別之苦此豈小事魏公此論可

廬陵羅大經 景綸著

武林謝天瑞 昶龍校

謂至當余觀梅聖俞寶元間為葉縣宰詔書令民三
丁籍一立校與長號弓箭手以備不虞田里騷然聖
俞作田家詩云離道田家樂春稅秣未足里胥叩我
門日夕苦煎促盛夏流潦多白水高於屋水既害我
菽蝗又食我粟前月詔書來生齒復版錄三丁籍一
壯惡使操弓韜州符令又嚴老吏持鞭朴搜索雜與
艾唯饒跛無目田間敢怨嗟父子各悲哭南畝馬可
事買箭膏牛犢愁氣變夕雨鐺缶空無粥盲跛不能
耕死亡在遲速我聞誠所慙徒爾叨君祿却詠歸去

來刈薪向深谷又汝墳貧女云汝墳貧家女行哭音
悽愴自言有老父孤獨無丁壯郡吏來何暴縣官不
敢抗督遣勿稽留龍鍾去持杖勤勤囑四隣幸願相
倚傍適聞閭里婦問訊疑猶強果聞寒雨中疆地壤
河上弱質無以託橫屍無以葬生女不如男雖存何
以當拊膺呼蒼天生死將柰何觀此二詩與石壕吏
等篇何以異當是時乃太平極盛之時而一有籍民
為兵之令便覺氣象與天寶相似乃知養兵之制實
萬世之仁而魏公之說不可易也然魏公既知藉民

為兵之害矣而陝西義勇之制實出於公雖司馬溫公極言其不便竟不為止又何與前言相戾也

天棘

杜詩云江蓮搖白羽天棘夢清絲下句殊不可曉說者曰天棘柳也或曰天門冬也夢當作美既無考據意亦短淺譚浚明嘗謂余言此出佛書終南長老入定夢天帝賜以青棘之香蓋言江蓮之香如所夢天棘之香爾此詩為僧齊已賦故引此事余甚喜其說然終未知果出何經近閱葉石林過庭錄亦言此句

出佛書則浚明之言宜可信

家乘

山谷晚年作目錄題曰家乘取孟子晉之棄之義論死宜州永州有唐生者從之游為之經紀後事收拾遺文獨所謂家乘者倉忙間為人竊去尋訪了不可得後百餘年史衛王當國乃有得之以獻者衛王甚珍之後黃伯庸帥蜀以其為雙井之族乃以贖其行

中興十策

建炎中大駕駐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一請皇帝

設壇與群臣六軍縞素戎服以必兩宮之歸二請移
蹕關中治兵積粟號召兩河為雪恥計東南不足立
事三請略去常制為馬上治用漢故事選天下英俊
日侍左右講其天下利病通達外情四請河北未隔
州郡朝廷不復置吏詔土人自相推擇各保鄉社以
兩軍屯要害為聲援滑州置留府通接號令五請刪
內侍百司州縣冗員文書務簡實以省財便事六請
大赦與民更始前事一切不問不限文武不次登用
以收人心七請壯人避胡孽郡邑南來以從吾君者

其首領皆豪傑當待之以將帥不可指為盜賊八請
增損保甲之法團結山東京東西兩淮之民以備不
虞九請講求漢唐漕運江淮道塗置使以餽關中十
請天下直言便宜州郡即日繳奏置籍親覽以廣豪
傑進用之跡時宰相汪黃輩不能聽用而伯可名聲
由是甚著余觀其策正大的確雖李伯紀趙元鎮亦
何以遠過然厥后秦檜當國伯可乃附檜求進擢為
臺郎值慈寧婦養兩宮燕樂伯可專應制為歌詞諛
艷粉飾於是聲名掃地而世但以比柳耆卿輩矣檜

死伯可亦貶五羊

不死

楞嚴經佛告波斯匿王汝年十三時見恒河水與今無異是汝皮肉雖皺見精不皺以明身有老少而見精常存身有死生而本性常在也晁文元嘗問隱者劉海蟾以不死之道海蟾笑曰人何曾死而君乃畏之求生乎所可死者形爾不與形俱滅者固常在也此理本常理但異端說得粘皮着肉如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孟子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伊川曰堯

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橫渠曰物物故能過化性性故能存神又曰存吾順事沒吾寧也說得多少渾融

月下傳杯詩

楊誠齋月下傳杯詩云老夫渴急月更急酒落杯中月先入領取青天併入來和月和天都蘸濕天既愛酒自古傳月不解飲真浪言舉杯將月一口吞舉頭見月猶在天老夫大笑問客道月是一團還兩團酒入詩腸風火發月下詩腸冰雪灑一杯未盡詩已成誦詩向天天亦驚馬知萬古一骸骨酌酒更吞一團

月余年十許歲時侍家君竹谷老人謁誠齋親聞誠齋誦此詩且曰老夫此作自謂彷彿李太白

題貧樂圖

徐思叔題貧樂圖詩首句云廼翁畫灰教兒盡嬌兒赤髡玉雪膚厥妻曝日補破襦救筐何有金十奴楊伯子和云三間破屋一床書錦心繡口冰肌膚自紉枯葉作袴襦此君便是長鬚奴王才臣和云大兒阻饑頗廢書小兒忍寒粟生膚婦緹有禪無一襦不敢緣此相庸奴三詩皆佳而後出者尤奇

竹

松柏之貫四時傲雪霜皆自拱把以至合抱惟竹生長于旬日之間而干霄入雲其挺特堅貞乃與松柏等此草木靈異之尤者也白樂天東坡穎濱與近時劉子翬論竹甚詳皆未及此杜陵詩云平生憇息地必種數竿竹梅聖俞云買山須買泉種樹須種竹信哉

雍公薦土

虞雍公初除樞密偶至陳丞相應求閣子內見楊誠

齋千慮策讀一篇嘆曰東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
薦兩人當以此人為首應求導誠齋謁雍公一見握
手如舊誠齋曰相公且子細秀才子口頭言語豈可
便信雍公大笑卒援之登朝誠齋嘗言士大夫窮達
初不必容心其平生不能開口求薦然薦之改秩者
張魏公也薦之立朝者虞雍公也二公皆蜀人皆非
有平生雅故雍公有翹館錄載當世人物甚詳

詩興

詩莫尚乎興聖人言語亦有專是興者如逝者如斯

夫不舍晝夜山梁雌雉時哉時哉無非興也特不曾
隳括協韻爾蓋興者曰物感觸言在於此而意寄于
彼義味乃可識非若賦比之直言其事也故興多兼
比賦比賦不兼興古詩皆然今始以杜陵詩言之發
潭州云岸花飛送客橋燕語留人蓋因飛花語燕傷
人情之薄言送客留人止有燕與花耳此賦也亦興
也若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則賦而非興矣堂成
云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蓋因鳥飛燕
語而喜已之携雛卜居其樂與之相似此比也亦興

也若鴻鴈影來聯塞上春令飛急到沙頭則比而非興也

荆公議論

荆公詩云詩臣本自繫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但願君王誅宰嚭不愁宮裏有西施夫姐已者飛廉惡來之所寄也褒姒者聚子膳夫之所寄也太真者沐甫國患之所寄也女寵蠱君心而後愼子階之以進保之以安大臣格君之事必以遠聲色為第一義而謂不愁宮裏有西施何哉范蠡霸越之後脫屣富貴扁

舟五湖可謂一塵不染矣然猶挾西施以行蠱非悅其色也蓋懼其復以蠱吳者而蠱越則越不可保矣於是挾之以行以絕越之禍基是蠱雖去越未嘗忘越也曾謂荆公之見而不及蠱乎惟管仲之告齊桓公以豎刁易牙開方為不可用而謂聲色為不害霸與荆公之論略同其論商鞅曰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夫二帝三王之政何嘗不行奚獨有取於鞅哉東坡曰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之術也此說猶回護不如荆公之直截

無忌憚其詠昭君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推此言也苟心不相知臣可以叛其君妻可以棄其夫乎其視白樂天黃金何日贖蛾眉之句蓋天淵懸絕也其論馮道曰屈已利人有諸佛菩薩之行唐質肅折之曰道事十主更四姓安得謂之純臣荆公乃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亦可謂之非純臣乎其強辯如此又曰有伊尹之志則放其君可也有周公之志則誅其兄可也有周后妃之志則求賢審官可也似此議論豈特執拗而已真悖理傷道也荀卿立

性惡之論法後王之論李斯得其說遂以亡秦今荆公議論過於荀卿身試其說天下既受其毒矣章蔡祖其說而推演之加以凶險安得不產靖康之禍乎荆公論韓信曰貧賤侵陵富貴驕功名無復在芻蕘將軍壯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論曹叅曰束髮山河百戰功白頭富貴亦成空華堂不着新歌舞却要區區一老翁二詩意却甚正然其當國也偏執已見凡諸君子之論一切指為流俗曾不如韓信之師李左軍曹參之師蓋公又何也

詩禍

楊子幼以南山種豆之句殺其身此詩禍之始也至
于空梁落燕泥并庭草無人隨意綠句非有所譏刺
徒以凋斲工巧為暴君所忌嫉至賈竒禍則詩真可
畏哉賈生謫岳州嚴武謫巴州杜少陵寄詩云賈筆
論孤憤嚴君賦幾篇定知深意苦莫使衆人傳貝錦
無停織朱絲有斷絃浦鷗防碎首霜鶻不空拳蓋深
戒之也劉禹錫種桃之句不過感嘆之詞耳非甚有
所譏刺也然亦不免于遷謫近世蔡持正數其罪惡

雖兩觀之誅亦不為過乃以車蓋亭絕句謂為譏刺
文與可戒以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
詩蓋深恐其賈禍也烏臺之勘赤壁之貶卒於不免
觀其獄中詩云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
亦可哀矣然纔出獄便賦詩云却對酒杯疑是夢試
拈詩筆已如神略無懲艾之意何也晚年自朱崖量
移合浦郭功甫寄詩云君恩浩蕩似陽春海外移來
住海濱莫向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數採珠人其意亦
深矣渡江以來詩禍殆絕唯寶紹間中興江湖集出

劉潛夫詩云不是朱三能跋扈只緣鄭五欠經綸又
云東風謬掌花權柄却忌孤高不主張敖器之詩云
梧桐秋雨何王府楊柳春風彼相橋曾景建詩云九
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事亂時多當國者見而惡之
並行貶斥景建布衣也臨川人竟謫春陵死焉其往
春陵也作詩曰挾策行行訪楚囚也勝流落嶠南州
鬢絲半是吳蠶吐襟血全因蜀鳥流徑窄不妨遺繭
粟路長那更聽鉤輶家山千里雲千疊十口生離兩
地愁

功成不受賞

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定變弭難大抵以無所為
而為之者為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下此如范蠡霸
越而扁舟五湖魯仲連下聊城而辭千金之謝却帝
秦而逃上爵之封張子房顛羸蹶項而飄然從赤松
子遊皆足以高出秦漢人物之上左太冲詩云功成
不受賞長揖歸田廬李太白詩云事了拂衣去深藏
身與名而世降俗末乃有激變稔禍欺君誤國殺人
害物以希功賞者是誠何心哉是誠何心哉

四老安劉

漢高帝晚歲欲易太子蓋以呂后驚悍惠帝仁柔為宗社遠慮初非溺于戚姬之愛而為是邪謀也蘇老泉謂帝之以太尉屬周勃及病中欲斬樊噲皆是知有呂氏之禍可謂識帝之心者矣子房智人也乃引四皓為羽翼使帝涕泣悲歌而止帝之泣豈為見女子而泣耶厥後趙王以酖亡惠帝以憂死向非呂后先殂平勃交驩則劉氏無噍類而火德灰矣杜牧之所謂四老安劉是滅劉者誠哉是言也夫立子以長

固萬世之定法然亦有不吝拘者泰伯遜而周以興建成立而唐幾亡一得一失蓋可見也夫子善齊桓首止之盟而美泰伯為至德蓋善齊桓者明萬世之常經也美泰伯者示萬世之通誼也

安子文自贊

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旋殺巨源而專其功久之朝廷疑其跋扈俾帥長沙子文盡室出蜀常自贊云面目鄒搜行步藟苴人言托住半周天我道一場真戲耍今日到湖南又成一話靶在長沙

計利析秋毫設廳前豢豕成群糞穢狼籍肥脂則烹而賣之罷鎮梱載歸蜀厥後揚九鼎在蜀以剝剝致諸軍之怨軍士莫簡倡亂殺九鼎剖其腹實以金銀曰使其貪腹飽飫時子文家居散財結士生擒莫簡剖心以祭九鼎再平蜀難

釣臺詩

余三十年前於釣臺壁間塵埃漫漶中得一詩云生涯千頃水雲寬舒卷乾坤一釣竿夢裡偶然伸隻脚渠知天子是何官不知何人作也句意頗佳近時戴

式之詩云萬事無心一釣竿三公不換此江山當初誤識劉文叔惹起虛名滿世間句雖甚爽意實未然今考史籍光武儒者也素號謹厚觀諸母之言可見矣子陵意氣豪邁實人中龍故有狂奴之稱方其相友于隱約之中傷王室之陵夷嘆海宇之橫潰知光武為帝胄之英名義甚正所以激發其志而道之以除兇剪逆吹火德于既灰者當必有成謀矣異時披圖興嘆岸幘迎笑雄姿英發視向時謹勅之文叔如二人焉子陵實陰有功于其間天下既定從容訪帝

共榻之卧足加帝腹情義如此子陵豈以匹夫自嫌而帝亦豈以萬乘自居哉當是之時而欲使之俛首為三公宜其不屑就矣史臣不察乃以之與周黨同稱夫周黨特一隱士耳豈若子陵友真主於潛龍之日而琢磨講貫隱然有功于中興之業者哉余嘗題釣臺云平生謹敕劉文叔却與狂奴意氣投激發潛龍雲雨志了知功跨鄧元侯講磨潛佐漢中興豈是空標處士名堪笑史臣無卓識却將周黨與同稱

來蘇渡

修水深山間有小溪其渡曰來蘇蓋子由貶高安監酒時東坡來訪之經過此渡鄉人以為榮故名以來蘓嗚呼當時小人媒孽摧挫欲置之死地而其所經過之地溪翁野叟亦以為光華人心是非之公其不可泯如此所謂石壓筍斜出者是也

一錢斬吏

張乖崖為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髻傍巾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乖崖援筆

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
劔下堦斬其首申臺府自効崇陽人至今傳之蓋自
五代以來軍卒凌將帥胥吏凌長官餘風至此時猶
未盡除乖崖此舉非為一錢而設其意深矣其事偉
矣

馮三元

馮京字當世鄂州咸寧人其父商也壯年無子將如
京師其妻授以白金數笏曰君未有子可以此為買
妾之資及至京師買一妾立券償錢矣問妾所自來

涕泣不肯言固問之乃言其父有官因網運欠折鬻
妾以為賠償之計遂惻然不忍犯遣還其父不索其
錢及婦妻問買妾安在具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此
何患無子居數月妻有娠將誕里中人皆夢鼓吹喧
闐迎狀元京乃生家貧甚讀書於瀟山僧舍僧有犬
京與共學者烹食之僧訴之縣縣令命作偷狗賦援
筆立成警聯云團飯引來喜掉續貂之尾索絢牽去
驚回顧兔之頭令擊節釋之延之上座明年遂作三
元有詩號瀟山集皆其未遇時所作如琴彈夜月龍

魂冷劒擊秋風鬼膽粗吟氣老懷長劒古醉胸橫得
太行寬塵埃掉臂離長陌琴酒和雲入舊山豐年足
酒容身易在路無媒着脚難皆不凡

西山生祠

真西山帥長沙郡人為立生祠一夕有大書一詩于
壁間者其辭云舉在知公不愛名湘人若欲置丹青
西天又出一活佛南極添成兩壽星幾百年方鍾間
氣八千春願祝修齡不須更作生祠記四海蒼生口
是銘

廬陵苗鹽

廬陵苗斛元額三十六萬承平時民戶納苗一斛官
支與鹽二斗五升蓋優之也龍泉太和兩縣去郡差
遠添支一升渡江以來非惟官不支鹽反勒民戶納
鹽由是輸苗一斛者并鹽為一斛二斗五升而兩縣
亦皆增納一升今在和買官不支錢而白取已為可
恠若鹽者乃以其子民之數而為取民之數抑又甚
矣然前後牧守不知幾人曾無一人惻然動心為之
敷奏蠲閣者是可嘆也

文章邪正

東山先生楊伯子嘗為余言某昔為宗正丞真西山以直院兼玉牒宮嘗至某位中見案上有近時人詩文一編西山一見擲之曰宗丞何用看此某悚然問故西山曰此人大非端士筆頭雖寫得數句行所謂木心不正脉理皆邪讀之將恐染神亂志非徒無益某佩服其言再三謝之因言近世如夏英公丁晉公王岐公呂惠卿林子中蔡持正輩亦非無文章然而君子不道者皆以是也

雲日對

葉石林云杜工部詩對偶至嚴而送楊六判官云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為官獨不相對切意今日字當是令尹字傳寫之訛耳余謂不然此聯之工正為假雲對日兩句一意乃詩家活法若作令尹字則索然無神夫人能道之矣且送楊姓人故用子雲為切題豈應又泛然用一令尹耶如次第尋書札呼兒檢贈篇之句亦是假以第對兒詩家此類甚多

佛本於老莊

道家之教宗老莊其後乃有神仙形解飛昇之說方士鍊丹葆形之術然老子云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吾既無身而有何患莊子云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耶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耶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霑襟及其至于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又髑髏謂莊子曰予欲聞死之說乎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

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于父母妻子間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曠感額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是老莊之意以身為贅以生為苦以死為樂也今神仙方士乃欲長生不死正與老莊之說背而馳矣佛家所謂生滅滅已寂滅為樂乃老莊之本意也故老莊與佛元不為二歐陽公云道家乃貪生之論佛家乃畏死之論此蓋未嘗深考二家之要旨者也老莊何嘗貪生瞿曇何嘗畏死之說僅足以排方士而已韓文公歐陽公皆

不曾深看佛書故但能攻其皮毛唯朱文公早年洞
究釋氏之旨故其言曰佛說盡出老莊今道家有老
莊書不看盡為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做效釋氏作經
教之屬如清淨消災度人等經模擬可笑而北斗經
尤鄙俚譬如臣室弟子所有珍寶悉為之盜去却去
收人家破甕破釜此論窺見其骨髓矣然非特文公
之言為然唐傅奕曰佛入中國熾女幻夫模象莊老
以文飾之則固已知其出於莊老矣

詩曰
猶捕兒

唐武后斷王后蕭妃之手足置於酒甕中曰使此二
婢骨醉蕭妃臨死曰願武為鼠吾為猫生生世世扼
其喉亦可悲矣今俗間相傳謂猫為天子妃者蓋本
此也予自讀唐史此段每見猫得鼠未嘗不為之稱
快人心之公憤有千萬年而不可磨滅者嘗有詩云
陋室偏遭黠鼠欺狸奴雖小策勲奇扼喉莫訝無遺
力應記當年骨醉詩

鶴林玉露卷之十一

啓運宮望祭殿

廬陵羅大經 景綸著
武林謝天瑞 起龍校

福州啓運宮在開元寺有七祖御容塑像乃西京陵
寢之舊南渡之初迎奉于此時金兵俶擾倉忙間載
以籃輿七乘至今猶存別造朱輦七乘列于殿廡專
差中官一員主香火謂之直殿節序朝廷遣快行家
賚送香燭帥守與直殿同致祭每位用朱輦列食十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artially obscured and difficult to read.

數品酒三餼云臨安淨慈寺後有望祭殿每歲寒食
朝廷差官一員望祭西京諸陵差陞朝官讀祝版其
詞云曆正仲春感載濡於雨露心馳西洛悵遐阻於
山川恭惟某祖某宗靈鑒在天聖謨傳後秩上陵之
典禮徒切望思蒞寓癸之權宜愈深愴慕其禮用盤
食茶湯三獻酒余觀柳子厚云每遇寒食田野道路
士女遍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
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今以萬乘之主乃不獲遂此
志至於厲祭此前古之所未有也端平初金虜既滅

朝廷亦嘗遣使修朝陵之禮荆襄以兵五千護之未
至西京謀報敵騎且至兵不敢進使者潛偕數騎星
馳而往行禮而還其諸陵之無恙與否皆不可究詰
也

就齋詩

吾郡羅椿字永年誠齋高弟也清貧入骨一介不取
頗有李芳叔謝無逸風味累舉於禮部竟不第自號
就齋嘗訪誠齋于毘陵誠齋作詩送之婦曰梅花香
邊蹋雪來杏花影裡帶春回明朝解纜還千里今日

看花更一杯誰遣文章太驚俗何緣塲屋不遺才南
溪鷗鷺如相問為報春吟費麝煤慶元初誠齋與朱
文公同召誠齋力辭永年寄詩云不愁風月只憂時
髮為君王寸寸絲司馬要為元祐起西樞政坐壽皇
知苦辭君命驚凡子清對梅花更與誰夢遶師門三
稽首起敲冰硯訴相思誠齋擊節又送永豐汪令詩
云錦纜梅花浦江南作縣歸新來薦鷄牘驚動袞龍
衣晚歲情難別心親事却違恐君天上去扶病出煙
霏頗有少陵意態他如露濕看花脚鶯啼欲曉山春
消千嶂雪清逼五湖秋等句皆佳

大臣賜家廟

本朝大臣賜家廟者文彥博蔡京鄭居中鄧洵武余
深侯蒙薛昂白時中童貫秦檜楊存中吳璘虞允文
史彌遠凡十四人

古婦人

國風云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又云予髮曲局薄言歸
沐盖古之婦人夫不在家則不為容飾也其遠嫌防
微至于如此杜陵新昏別云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

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尤可悲矣國風之後唯杜陵不可及者此類是也

碑銘

古人立碑廟以繫牲墓以下棺厥後乃刻歲月或識事始末蓋亦因而文之耳若湯盤銘太公丹書所載諸銘亦因所用器物著辭以自警未嘗為徒文也後世特立石以紀事述言而謂之碑銘與古異矣杜元凱銘功于二石一置峴山之上沉漢水之中韓退之謂張愉曰丐我一片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

有子名後世好名之弊至于如此

戒更革

趙韓王為相置二大甕於坐屏後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滿即焚之於通衢李文靖公曰沆居重位實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惟此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山云往時充員敕局浮食是慙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者詳其或書生貴游不諳民事經於獻計不知一旦施

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朝廷清
朝常得寢罷編摩之事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大官
之膳或庶幾者僅此可以償萬一耳凡此皆至論夫
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古人曰利不什不變法甚言
更革建置之不可輕也或曰若是則將坐視天下之
弊而不之救歟余曰不然革弊以存法可也因弊而
變法不可也不守法則弊生非法之足以生弊也若
韓范之建明于慶曆者革弊以存法也荆公之施行
于熙寧者因弊而變法也一得一失蓋可觀矣或曰

荆公有志于二帝三王之法度豈可厚誅耶余曰有
志于二帝三王當自格君心始不當自變法度始有
堯舜之君則有堯舜之治有禹湯之君則有禹湯之
治法度一乎哉否則王莽之井田房琯之車戰適足
以貽千古之誚耳朱文公云浙間學者推尊史記謂
夏紀贊用行夏之時事商紀贊用乘殷之輅事至高
祖紀贊則曰朝以十月黃屋左纛譏其不用夏時商
輅也遷之意誠恐是如此但若使高祖真能行夏時
乘商輅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

潘默成

潘良貴字子賤自少有氣節崇觀間為館職不肯遊
蔡京父子間使淮南不肯與中官同燕席靖康召對
力論時宰何桌唐恪誤國未幾言皆驗建炎初召為
右司諫首論亂臣逆黨當用重法以正邪典壯國威
且及當時用事者姦邪之狀大為汪黃所忌書奏三
日左遷而去復召為右史從臣向子諲奏事高宗因
與論筆法言久不輟子賤舉笏近前厲聲曰向子諲
以無益之言久瀆聖聽叱之使下左右皆膽落由是

又去國晚年力量尤凝定秦檜勢正炎炎冷處一角
笑傲泉石作三戒說深以在得之規痛自警勵秦檜
令人致語亦不荅自少至老出入三朝而前後在官
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僅菽風雨郭外無尺寸之
田經界法行獨以丘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已有磨鏡
帖行于世言讀書者將以治心養性如用藥以磨鏡
也若積藥鏡上而不加磨治未必不反為鏡累張禹
孔光是已其大意如此世以為名言子賤自號默成
居士

諸葛武侯

伊尹祿之以天下不顧也繫馬千駟弗受也天下信之矣故事湯事桀廢辟復辟不惟天下不以為疑而桀與太甲亦無一毫疑忌之心東坡論之曰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此論甚當後世唯諸葛武侯有伊尹風味其草廬三顧而後起與耕莘聘幣已略相類觀其告後主曰臣成都有

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庫有餘帛廩有餘粟以負陛下觀此言則其視富貴為何等物故先主臨終謂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然君可自取非先主照見孔明肝膽其肯發此言雖然先主孔明魚水相得發此言無難也此言之發後主與左右固皆聞之矣後主非明君也左右非無諛慝也孔明所謂諸有作姦犯科者宜付外廷論刑所以繩束左右者非不甚嚴也而當時曾無一人敢興

單辭之謗後主倚信亦卒無纖芥之疑何哉只緣平時心事暴白足以取信上下故也自三代而後可謂絕無而僅有矣後之君子爭一階半級雖殺人亦為之自少至老貪榮嗜利如飛蛾之赴燭蝸牛之升壁青蠅之逐臭而曰我能立大節辦大事其誰能信之

殺核對答

楊東山嘗為余言昔周益公洪容齋嘗侍壽皇宴回談肴核上問容齋卿鄉里所產容齋番陽人也對曰沙地馬蹄蟹雪天牛尾狸又問益公公廬陵人也對

曰金柑玉版筍銀杏水晶葱上吟賞又問一侍從忘其名浙人也對曰螺頭新婦臂龜脚老漣牙四者皆海鮮也上為之一笑某嘗陋三公之對昔某帥五羊時漕倉市舶三使者皆閩浙人也酒邊各盛言其鄉里果核魚鰕之美復問某鄉里何所產某笑曰他無所產但產一歐陽子耳三公笑且慙

初筮謁郡

楊東山言其初筮為永州零陵主簿太守趙謚字公卿丞相元鎮子也初筮之時客將傳言待衆官退却

請主簿客退趙具冠裳端立堂上凡再請其不動三請其解其意遂庭趨一揖上堦稟叙逐一還他禮數既畢立問何日交割稟以款就某日答云可一面交割一揖徑入更不延坐某退而抑鬱幾成疾以書白誠齋欲棄官而歸誠齋報曰此乃教誨吾子也他日得力處當在此某意猶未平後涉歷稍深方知此公善教人尚有前輩典刑朱文公云人家子弟初出仕宦須是討喫人打罵底差遣方是有益亦此意

柔福帝姬

漢昭帝時夏陽男子成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謂之曰子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乃乘黃犢車詣北關自稱衛太子公卿以下莫敢發言雋不疑後至叱吏收縛竟得其姦靖康之亂柔福帝姬隨北狩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闕稱為柔福自虜中潛歸詔遣老宮人視之其貌良是問以宮禁舊事略能言彷彿但以足長大疑之女子顰蹙曰金人驅迫如牛羊跣足行萬里寧復故態哉上惻然不疑其詐即詔入宮授福國長公主下降高世榮汪龍溪行制詞云彭城方

急魯元嘗困于面馳江左既興益壽宜充于禁鬻資
粧一萬八千緡紹興十二年顯仁太后回鑾言柔福
死于虜中久矣始知其詐執付詔獄乃一女巫也嘗
遇一宮婢謂之曰子貌甚類柔福因告以宮禁事教
之為詐遂伏誅前後請給錫賚計四十七萬九千緡
古今事未嘗無對成方遂遇雋不疑故其詐不行此
女巫若非顯仁之婦富貴終身矣

鬻祠廟

荆公行新法鬻坊場河渡司農又請并祠廟鬻之官

既得錢聽民為賈區廟中穢雜喧踐無所不至張安
道知南京上疏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王闕伯封
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為宋始封此二祠者獨不可
免于鬻乎神考覽之震怒批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
於是天下祠廟皆得免鬻近時豫章嘗于孺子亭前
賣酒劉潛夫題詩云孺子亭前插酒旗遊人那解薦
江籬白鷗欲下還飛起曾見當年解榻時帥聞之亟
令住賣嘉定間臨安西湖上三賢堂亦賣酒太學士
人題詩云和靖東坡白樂天幾年秋菊薦寒泉如今

往事都休問且為官司趁酒錢府尹聞之亦愧而止
蘄黃二守

嘉定辛巳三月金人圍黃州詔馮榘援蘄黃榘遷延
不進黃州守何大節字立可召僚佐告之曰城危矣
而救不至諸君多有親老且非守土之臣可以死可
以無死乃各予以差出之檄使為去計自取郡印佩
之誓以死守一夕輿兵忽奔告曰城陷矣擁之登車
纔出門虜兵已紛集大節竟自沉于江未一月又陷
蘄州守李誠之字茂欽手殺其妻子奴婢然後自殺

官屬多死之朝廷褒贈誠之且為立廟而寧宗帝紀
書大節棄城遁二人皆出太學劉潛夫詩云淮堧便
合營渡廟太學今方出二儒又云在俗今猶疑許遠
君王元未識真卿蓋為中立解嘲然等死耳茂欽果
決是以全節中立遲懦是以敗名忠臣義士可以監
矣

儉約

李若谷為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止東坡謫
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為

金字書是
錢字

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盡又挑取一塊即藏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此賈耘老法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張無垢云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金亦自足至今不易也有客自來陽來言鄭亨仲日以數十金懸壁間椒桂葱薑皆約以一二金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齏鹽風味甚長久也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幕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

家日用多少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錢曰早具少肉晚菜羹泰然驚曰某為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喫菜公為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疎余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于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久長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醲飽鮮昏人神志若䟽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于人無求於己無愧是可以養

氣也故老氏以為一寶

斷決

吳請成于越句踐欲許之范蠡不可楚求和于漢高帝欲許之張良不可此霸王成否之機也二子亦明決矣哉故曰懦者事之賊又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臣諂主愚

桓玄竄位登御牀地忽陷群臣失色殷仲文曰良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南燕汝水不冰燕王超惡之李超曰良由逼帶京城近日月也燕王亦大悅

下諂上愚可發一咲

針熨道人

朱文公有足疾嘗有道人為施針熨之術旋覺輕安公大喜厚謝之且贈以詩云幾載相扶藉瘦筇一針還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率翁道人得詩徑去未數日足疾大作甚于未針時亟令人尋逐道人已莫知其所往矣公太息曰其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詩恐其持此誤他人爾

檀弓脫句

禮記檀弓子貢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
哲人其萎則吾將安做吾郡劉尚書美中家有古本
禮記梁木其壞之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

女戒

朱文公嘗病女戒鄙淺歎別集古語成一書立篇目
曰正靜曰卑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儉質曰寬惠曰講
學且言如杜詩云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忡忡防身動
如律竭力機杼中凡此等句便可入正靜他皆做此
嘗以書屬靜春先生劉子澄纂輯迄不能成公蓋歆
以配小學書也

二老相訪

慶元間周益公以宰相退休楊誠齋以秘書監退休
實為吾邦二大老益公嘗訪誠齋于南溪之上留詩
云楊監全勝賀監家賜湖豈比賜書華回環自闢三
三徑頃刻能開七七花門外有田供伏臘望中無處
不烟霞却慙下客非摩詰無畫無詩只謾誇誠齋和
云相國來臨處士家山間草木也光華高軒行李能
過李小队尋花到浣花留贈新詩光奪月端令老子

氣成霞未論藏去傳貽厥拈向田夫野老誇好事者
繪以成圖誠齋題云平叔曾過魏秀才何如老子致
元台蒼松白石青苔徑也不傳呼宰相來用魏野詩
翻案也厥後誠齋冢嗣東山先生伯子端平初累辭
召命以集英殿修撰致仕家居年八十雲巢曾無疑
益公門人也年尤高嘗携茶袖詩訪伯子其詩云褰
衣不待履霜回到得如今亦樂哉泓穎有時供戲劇
軒裳無用任塵埃眉頭猶自懷千恨興到何如酒一
杯知道華山方睡覺打門聊伴茗奴來伯子和云雪

舟不肯半途回直到荒林意盛哉籬菊苞時披宿霧
木犀香裡絕纖埃錦心繡口垂金蕊月露天漿貯玉
杯八十仙翁能許健片雲得得出巢來其風味庶幾
可亞前二老云無疑博士工文尤精考訂有本朝新
舊官制考行于世以隱逸召為秘閣校勘吾黨之士
多勸其母出而無疑竟出先君竹谷谷老人送以詩云
泰華山人上赤墀上嗟安在見何遲老于尚父投竿
日少侶轅生對策時怨鶴驚猿辭舊隱鞭鷩笞鳳總
新知早陳經國平邊策歸領雲巢應往持無疑立朝

逾年除大社令未及有所開陳秦祠而歸年九十乃終

漢二獻

周益公云漢二獻皆好書而其傳國皆最遠士大夫家其可使讀書種子衰息乎

風香

杜陵詩云色難臭腐食風香色難臭腐用仙家王方平事獨食風香三字解者不註所出余觀佛書云凡諸所與風與香等意杜陵用此

示儉

宋高祖留葛燈籠麻繩拂於陰室唐太宗留柞木梳黑角篋于寢宮以此示後後世猶奢

識字

西漢諸儒楊子雲獨稱識字韓文公云凡為文者宜略識字則識字豈易乎哉晁景迂晚年日課識十五字楊誠齋云無事好看韻書

萬卷百車

唐李渤問歸宗禪師曰須彌納芥子僕即不聚芥子

藏須彌恐無是理歸宗曰人言學士讀萬卷書是否
渤曰然歸宗曰是心如椰子大萬卷書從何處着荆
公詩云巫醫之所知醫史之所業載車必百兩獨以
方寸攝即歸宗之意余謂一心具一太極前輩謂鵬
搏鯤運不足計其高深日升月沉不足計其廣狹萬
卷百車又何足道

湯武

湯武應天順人之舉實出于伊尹太公湯五遣伊尹
適夏意亦可見伊尹既醜有夏遂相湯伐桀詩曰實

維阿衡實左右商王不言湯用伊尹也書之誓有以
地言者甘誓是也有以人言者湯誓是也有以人言
者秦誓是也秦氏左傳孟氏皆謂之太誓古字泰太
通前輩謂伐商之謀本於太公故以名誓詩曰維師
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不言武王用太
公也湯武非富天下之志於此可見雖然夫子則不
以是而恕湯武也序書之詞曰湯勝夏曰武王勝殷
殺受未嘗分其罪于伊尹太公此與春秋書許世子
止趙盾同一筆也東坡海外論可謂深識周孔之心

矣余嘗疑商之取夏周之取商一也湯崩而太甲不
明甚於成王之幼冲然夏人帖然未嘗萌蠢動之心
及武王既喪商人不靖觀鷓鴣小豨之詩悲哀急迫
岌岌然若不可以一朝居何也湯放桀于南巢蓋亦
聽其自屏于一方而終耳未至如以黃鉞斬紂之甚
也故夏人之痛不如商人夫以懷王之死楚人尚且
悲憤不已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之語况六百年仁
恩之所滲漉者哉當是時若非以周公之聖消息彌
縫于其間則周之復為商也決矣且湯既勝夏猶有
慙德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至于武王則全無此
等意思矣由是論之湯武亦豈可並言哉朱文公云
成湯聖敬日躋與盤銘數語猶有細密工夫至武王
徃徃並不見其切已事

景不訓仰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謂所行之光明也
世俗有景仰景慕之語遂失其義妄以景訓仰多取
前賢名姓加景字于上以為字如景周景顏之類失
之矣前史王景略近世范景任何嘗以景為仰哉真

西山舊字景元後悟其非乃改為希元云

始皇袁紹

始皇為楚所敗尚能謝王翦袁紹為魏所敗乃至殺田豐歆不亡得乎

一聯八意

杜陵詩云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蓋萬里地之遠也秋時之慘悽也作客羈旅也常作客又旅也百年齒暮也多病衰疾也臺高迥處也獨登臺無親朋也十四字之間含八意而對偶又精確

大人

古今稱大人其義不一左氏傳子服昭子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此以位言也所謂王公大人是也孟子曰養其大者為大人昌黎適墓誌曰翁大人不疑此以德望言也所謂大人君子是也若易之利見大人則兼德位而言之今人自稱其父曰大人然疏受對疏廣曰從大人議則叔父亦可稱大人滂將就誅與母訣曰大人割不忍之愛則母亦可稱大人

鶴林玉露

卷之十一

大學蘊道齋有小池忽一鷗飛來容與甚久一同客
生題詩云朝來池上有斯事火急報教同舍知昨夜
雨餘春水滿白鷗飛下立多時讀者賞其醞藉

大青 狐裘障泥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長孫道生一熊皮障泥數十年
蓋貴而能儉若淵明十年著一冠則言其貧也

鶴林玉露卷之十一

鷗



